

湖州 風俗志

钟伟今 主编



湖州风俗志

钟伟今 主编

浙江省湖州市群众艺术馆
民间文艺研究会(筹)

主编 钟伟今

编写 陈达农 陈祖基 吕钟扬 朱 郭

供稿 程建中 吴冠民 田家村 聂征夫

沈永兴 李 民 林黎元 张葆明

车建坤 尹金荣 周仰荣 朱 轮

陈景超 孙 浩 韦俊杰 钟 铭

丁日林 白 廉 严济勋 费 欣

余仁美 梁小芝 许政平 陆士虎

王季平 许 铎 沈正明 邱同章

顾问 朱渭深

序

我国有句古话，叫做“约定俗成”，可这个“约”很难“定”，这个“俗”更难“成”。因为“时移俗易”，时间是一条永远向前奔流不息的长河，“俗”也将不停息地变易着，何况人会衰老、会死亡，没有人能够永远主持“定”这个“约”，这样“俗”也永远“成”不了。不过，我国战国末期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公孙龙子说过：“飞鸟之影，未尝动也。”鸟飞看来是动的，可无限分割开每一动作时，却是静止不动的。亦如今日之电影，银幕上人物之活动乃为胶卷上面无数的定象所构成，因而我们在时间的长河之中摄取一个定象与一个动作是可取的，因为连缀许多动作，仍然可见鸟向前飞；放映许多定象，仍然可见人物不停息地随着时代向前活动的情景，这是我赞同编写地方风俗志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主张编地方风俗志要“存真”的理由。

“风俗”是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一种风尚与习俗。“风”与“俗”，对则小别，散则义通。由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风”，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俗”。一种事物的名称，一种社会的习惯，无不是人民群众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而确定、而形成的。这种确定与形成无不是依

据人们的共同意向为主，因而才能在某个特定的人、时、地，为人们所承认并遵从。这是我主张编地方风俗志要“记实”的理由。

如果编写风俗志不能存真记实，它将无法承前启后。因为鸟飞的动作与前后不同，连缀起来，鸟则乱打翅膀飞不起来；因为每张胶卷上的定象不同，放映起来，银幕上的人物则抖动、闪烁，不能构成活动的景象，这是可悲的。因为不存真、不记实的风俗志，不仅使我们见不到前人的风俗，而且使我们见不到历史的前进足迹，更无法寻觅其进程如何，以便起“移风易俗”作用，弃短扬长，为时代进步而尽心用力了。

我的友人钟伟今主编《湖州风俗志》，凭藉他的勤奋精神和艳逸才藻，必然能够完成这一工作。然而在众多的资料中如何去辨真伪、识美陋、取精采英，则又不能不使人耽心。“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因而我曾提出编写风俗志一定要“存真记实”这一看法，给伟今参考，愿他把这一工作做得更为精细一些。今天我一口气读完了《湖州风俗志》，这一愿望实现了，我感到极为欣慰。

湖州市北有“三万六千顷”烟波浩渺的太湖，辖城区、郊区并德清、长兴、安吉三县，皆是鱼米之乡。为著名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所在区域。气候宜人，雨量适中，物产丰富，才俊荟萃，山水神秀，真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湖州风俗醇厚多样，既继承了吴地的美好风俗，又形成并传播了一些新风俗、新风尚，因而把具有独特与无限美好的一个时期流传着的风俗镜头拍摄下来，很有必要，很有意义，很有价值，这书写得及时，太好了。

《风俗志》理应属于民俗学。而民俗学这词是从国际术语Folk—Lore发展而来的，原含义为“人民的智慧、人民的知识。”，是“民间文学”意。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人们把这术语确定为“民俗学”，这样，它就成为“关于人民知识的科学”，包含了民间生活中的一切事象。把“民间文学”也包含在内，民间文学于是成为民俗学中的口头艺术部分而已。本书的编写，在文字方面很注意简洁洗炼。文风朴素，明白如话，读之琅琅上口。听之易懂，如闻人讲述民间故事，生动活泼，娓娓动人。运用民间语言，讲述了民间生活中的一切事象，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完全体现出Folk—Lore这个术语的双重含义，是值得赞许的。因为这样，人民才喜爱，才能接受，才可以使书宣远而传久。人民能听、能看、能理解、能避陋存美、能弃恶扬善、能取长补短，而达到移佳风、易陋俗、改造社会习尚、改善人民生活这一目的，这是本书最值得称赞的地方呵！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伟今经常与我提及的一位我未曾见过面的朋友，为了本书，说他从组织发动编写直到付梓，始终为之操心劳力，他就是市群众艺术馆的于忠义同志，他使我这个不易感动的人也感动了。我希望这样乐为精神文明建设办实事的同志，多些、多些、再多些！

陈玮君

1986年10月1日于杭州宝石山居

湖州风俗志

目 录

序.....	陈玮君
第一章 概述.....	(1)
第二章 生产习俗.....	(11)
第一节 农作.....	(11)
第二节 蚕桑.....	(16)
第三节 丝织.....	(25)
第四节 水产.....	(33)
第五节 山林.....	(41)
第六节 饲养.....	(52)
第七节 行业.....	(55)
第八节 商业及其它经济生活.....	(58)
第三章 生活习俗.....	(69)
第一节 饮食.....	(69)
第二节 衣饰.....	(80)

第三节	居住.....	(83)
第四节	交通.....	(87)
第五节	医药卫生.....	(91)
第六节	文化娱乐.....	(94)
第四章	礼仪习俗.....	(105)
第一节	婚姻.....	(105)
第二节	生育.....	(121)
第三节	求学.....	(124)
第四节	寿庆.....	(127)
第五节	丧葬.....	(129)
第五章	岁时习俗.....	(143)
第一节	传统节日.....	(143)
第二节	时令节日.....	(154)
第三节	宗教节日.....	(161)
第四节	其它节日.....	(164)
第六章	社会习俗.....	(174)
第一节	家庭.....	(174)
第二节	房族·宗族.....	(182)
第三节	花亲.....	(183)
第四节	村、庄及议事.....	(185)
第五节	乡规民约.....	(185)
第六节	契约与画押.....	(188)
第七节	会馆.....	(189)

第七章 其它习俗.....	(191)
第一节 信仰与神祇.....	(191)
第二节 庙会.....	(199)
第三节 禁忌.....	(206)
第四节 陋习.....	(211)
第五节 杂录.....	(217)
后 记.....	(220)

第一章 概 述

湖州市地处浙江省西北部，现辖城、郊两区，暨德清、长兴、安吉三县，行政区域总面积为五千七百三十七平方公里。一九八三年统计，人口为二百二十八万，耕地面积二百十三万亩，林业用地三百八十万亩，水面四十万七千亩。全市除城区外，现有十五个建制镇，一百三十四个乡。

我市历史悠久，远在原始社会，就有人类在此栖息、繁衍，从事渔猎和其它生产活动。勤劳智慧的祖先，与长江下游其它先民一起，共同创造了新石器时代（约一万年至四千年前）著名的灿烂的良渚文化。至少早在四千七百多年前就能育蚕、缫丝、织绸，即是一个明证。

相传湖地为夏禹治水成陆。禹分天下为九州，属禹贡扬州之域。古代用天文斗牛分野，是防风氏（即夏诸侯汪芒氏之国（至今德清二都乡，犹有防风山、防风洞，四十年代原武康县龙山乡、秋山乡、二都乡一带为防风区）。商末周泰伯奔吴，开辟吴地，在梅里奠基，与我湖地仅一太湖之隔。后周武王封五世孙周章在三吴，湖地属之。公元前473年，吴亡归入越国。公元前355年，越亡归属楚国。楚国将湖地封给春申君黄歇，因水乡多菰草，始立菰城之名（城治遗址，在今湖州南郊金盖山南麓），公元前223年，秦灭楚，

12年后改菰城为乌程县，以乌巾、程林二氏善酿酒而得名。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项梁起兵吴中（乌程），建子城“项王城”，城垣外有濠霅溪。汉高祖刘邦封哥哥的儿子濞为吴王。吴宝鼎元年（公元266年）改吴郡为吴兴郡，吴兴之名起于此。三国时，亦为吴兴郡治，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文帝杨坚置湖州，因滨临太湖而得名，湖州之名始于此。公元627年唐太宗即位，湖州管辖长城、武康、乌程三县。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置湖州路。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废路设府，湖州府之称始于此。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湖州领县六，州一，即乌程、归安、长兴、德清、武康、孝丰六县，安吉一州。清朝沿袭明制。现本市所属之德清县，于唐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武则天分出原武康县（晋武帝太康三年改永安为武康）东十七乡置武源县，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改名临溪县，取意濒临余不溪。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为德清县，因有“德清山”而名。一九五八年将原武康县并入。现本市所属之长兴县，晋代称长城县，五代吴越时改为长兴县。现本市所属之安吉县，始置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明孝宗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分安吉、置孝丰县，一九五八年两县合并仍称安吉县。——此乃政区沿革之概略。

我市地处浙江西北部，南与杭州、东与嘉兴市区相邻，北接江苏省的苏南地区，西与安徽省广德县相毗连。宏观全市，西部为浙皖边境的天目山系及其余脉，层峦迭嶂，群峰争高于天涯，气势雄壮！正如赵孟頫在《吴兴赋》里所说的那样，“龙腾兽舞，云蒸霞起”。（注：意谓：象龙一样翻腾，象兽

一样鼓舞，象云一样上蒸，象霞一般升起。）举国闻名的“竹乡”安吉，山区和半山区面积占90%左右，最高的龙王山海拔1578米。德清县西部的莫干山，山势峭拔秀丽，翠篁万竿，有“清凉世界”的美誉，是我国素负盛名的四大避暑胜地之一。莫邪干将美丽的神话传说，源远流长。市区西部和长兴的南部、北部亦多山。我市的东部，是沃地千里的杭嘉湖平原水网地带，海拔仅在三至四米之间，江河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农田桑地散展其间。古荻港横贯西吴，上连苕、霅二溪，交通上海、苏州、嘉兴、杭州；北为号称“三万六千顷”的太湖，烟波浩渺，气势壮阔。土地肥沃，几乎无贫瘠之地。地下又蕴藏着煤、铁、石英、莹石、大理石等丰富的矿产。——全市地形地质之利由此可见。

本市气候温暖多雨，四季分明，年平均温度为摄氏十六度左右，以市、郊两区为例，极端最低温度摄氏零下十一度，最高温度达摄氏三十九度，年平均降水量一千三百毫米左右，年平均无霜期两百五十天左右。每年春季后，降雨量渐增，以梅雨和台风雨降水量最多。——这里有宜人宜物的气候。

由此可见，湖地得天独厚决非虚言。

我市目前还是综合性的农业区域，农、林、渔、牧、副发展也较为全面，尤以“丝绸之府、鱼米之乡”著称于全国；工商业，特别是丝绸工业有一定优势，“辑里湖丝”，唐已成为贡品，近百年来确已“誉满全球”，“湖州绫绢”工艺已达精美绝伦的程度。手工业有“毛颖之技甲天下”的湖笔，自晋以来，盛名不衰；湖州羽毛扇与杭州摺扇、苏州

团扇被列为全国三大名扇。地理环境优越，水陆交通较为方便，劳力资源丰富，教育科技也有一定基础。一九八五年，国务院已将本市城区和德清县列为对外开放区。

从人文学角度略一考察，这方面在我市历史上早就开放绚丽的花朵。

钱山漾、邱城、毗山等地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长兴五十年代末曾出土过西周的乐器、食器和炊器，如云雷纹甬钟，龟纹凤纹铜簋，凤纹青铜鼎等。下菰城为春申君黄歇所筑，是战国时代的文化遗址。春秋战国之际，从能制造莫邪干将之类名剑来看，当时湖地冶金技术在中华大地上居领先地位。陶业，长兴的窑史要比宜兴早一个朝代，而德清的窑史更早。酿造业乌程酒要比绍兴老酒早。湖州市区园林建筑方面，南宋时列为“江南第一”，而苏杭尚在其次。

本市名胜古迹颇多，市区有铁佛寺。北宋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承鉴真法师因原观音院屡焚于火，宿愿铸成铁观音像，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移于现址，改西林铁佛禅寺。寺内铁观音铸像高二米十五，造型壮观，上承盛唐丰腴遗风，下开宋代俊丽先声，是一尊罕见的古代艺术珍品。飞英塔，始建于唐，南宋重建，塔身七层八角，气势雄伟，塔分内外两层，号称“塔里塔”，刻有灵山像和众多的佛像。德清县西部挺拔俏丽的莫干山，是驰名中外的避暑胜地和游览区，修篁翠木，泉石云雾，有塔山观日、剑池瀑布、芦花荡等名胜，相传春秋时干将莫邪据地铸剑，莫干山名亦由此得之。此外尚有二都云岫寺，曾藏有明版道藏，民间传说，此庙早于杭州灵隐寺。此庙正殿尚有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和所写的楹联。潞山乡蠡山庙，庙貌扁舟，山下蠡山漾等水域，相

传为范蠡和西施功成归隐后养殖西施鱼和范蠡开始著述《鱼经》的所在，至今尚有西施画眉桥等古遗址。城关镇北门外的文明塔和灰山塔，均有数百年的历史。长兴县有明代著名学者归有光（长兴知县）著文，神话小说《西游记》作者吴承恩（长兴县丞）书写的碑文《圣井铭并序》、《梦鼎堂》及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书写的《东岳行宫记》碑，均陈列在博物馆碑亭；已被地质学家公认、并划为保护区的“长兴灰岩”；因出紫笋茶、和“碧泉涌沙，灿若金星”的金沙泉而闻名，并留有唐宋石刻多处的顾渚山保护区和尹家边扬子鳄保护区等。安吉县递铺相传古代这里是驿站，镇西南的灵峰山上有灵峰古寺，始建于五代，在清代又加以扩建而成为天目山区的主要寺院之一，并有吴昌硕故居。

地灵人杰。历史上湖地人才辈出。如著名的“二十四史”中有三部是“吴兴武康人”编著的（沈约〔441—513〕编撰的《宋书》，六世纪五十年代到七世纪三十年代期间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继编撰的《陈书》、《梁书》）。南朝时有文学家丘迟（464—508，吴兴人）和创“文体清拔有古气”的“吴均体”的文学家吴均（469—520，安吉人），南朝陈武帝霸先（503—559）出生在长兴下箬寺，为其洗身的“圣井”今尚在。唐时诗人钱起（722—约780，吴兴人，著《钱考功集》）、写《游子吟》的“苦吟诗人”孟郊（751—814，武康人，今尚存“东野古井”遗址）及沈亚之（781—832，吴兴人，著有《沈下贤集》）。宋时有张“三影”美称的著名词家张先（990—1078，吴兴人），杰出的科学家、政治家沈括（1030—1094，武康人）（注），所撰《梦溪笔谈》是著名的学术著作，著名散文

家、词人周密（1232—1298，吴兴人，著有《齐东野语》《癸亥杂识》等）。元初，“开一代画风”的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和他的妻子书画家管道升（1262—1319），“元四家”之一的名画家王蒙（？—1385），元末诗人沈贞。明代治理黄河杰出的水利专家潘季驯（1521—1595），明朝小说家凌蒙初（1580—1644，吴兴人，二刻《拍案惊奇》的编著者），明国子监博士、著名文人、《元曲选一百卷》编撰者臧懋循，其故居在长兴县鼎甲桥，明代文学家徐中行、姚一元、丁元荐都是长兴人。明中叶著名文人编著经史、科技、文艺六百卷的吴琬，生老在长兴李家巷石泉村，其故居遗迹尚存。明末清初小说家陈忱（约1613—？，吴兴人，著有《水浒后传》）。清明被日本誉为“舶来第一画家”的沈铨（1682—约1760，德清新市人），《红楼梦》“戚本”作序抄印者戚蓼生（约1730—1793，德清人），清史学家、文学家沈钦韩（1775—1832），清史地学者沈亥（1798—1840），清朝“一代儒人”朱忠茂，章太炎的老师朴学大师俞樾（1821—1906，德清人）。近代艺术大师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吴昌硕（1844—1927，安吉人），著名画家“白龙山人”王一亭（1867—1938），近代词人朱孝臧（1857—1932），辛亥革命时著名革命家陈英士烈士（1878—1916），现代音乐理论家沈知白（1904—1963）。“五·四”时期民主主义革命家、著名的语言学家钱玄同（1887—1939）及其“虎子”：当代著名的原子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优秀电影艺术家沈西苓（1904—1940，德清人）。现代著名书法家、诗人沈尹默（1883—1971，吴兴人）。书画家沈迈士（1891—1986）。“五·四”时期著名散文家、当代“红学家”俞平伯（德清人），当代书画家费

新我、当代作家徐迟（南浔人）等等，都是我市杰出的人物。

我们湖地的风俗，就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这样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在这样的人文积累层次上产生、发展、变化和消长的。

湖州系三吴腹地，是吴地风俗的典型地带。而典型的湖地风俗的传承地带，又是以湖州市区、郊区和德清县东部为主的。长兴、安吉、武康（德清县西部）一带，历史上乃兵家行军、作战之地，刀兵燹火，人口流变特大，风俗似稍欠纯。如长兴，外籍（河南、苏北、平阳等地）人较多，从语言到风俗，原籍风味较浓。湖州市区虽亦重镇，兵家常到，但毕竟人口稠密，总未能斩尽杀绝，其传统的湖地风俗有相对的稳定性，南浔、双林、菱湖、练市、新市一带，因地处水乡，古时以步兵为主，兵祸较少，人口相对稳定，风俗也因之相对稳定。

由于经济基础较好，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较丰富，三教九流竞相来湖地活动，就对湖地人民思想影响来说，首推儒家，其次是佛教，比较明显地反映在风俗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佛教对湖地人民思想的巨大影响以及在风俗上的明显反映：寺庙遍布城乡，神佛（如家堂土地、灶君菩萨、门神菩萨，特别是观音菩萨的各式塑像）登堂入室，所以沈括也说吴人“好为佛事”。对于一般善男信女来讲，信奉佛教意味着念佛修行、行善积德，相信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统统要报”，“作恶不殃，祖有遗昌，昌尽必殃；行善不昌，祖有遗殃，殃尽必昌”，并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和西方“极乐世界”。人

们的某种要求在人力不及时，就求助神明，这就带来不少风俗。如求子嗣，往往去求送子观音、南堂太均，或当地被认为灵验的菩萨。德清县龙山等地，甚至要到远处（如到石淙）去求太均菩萨，要许愿，并去菩萨身边偷取小儿的鞋子或肚兜，回来后放在枕头底下。若果真“得了子”，又做一只小鞋子或小肚兜送到菩萨那里，要备祭祀礼品，烧香点烛，叩头谢恩等等。

至于近百年来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湖地人民的思想影响极大，使一些新风尚、新风俗得以形成和传播起来。

湖地风俗的特点，就其主要的方面来说，有如下几点：

第一，古朴淳厚，崇尚礼仪：

湖地风俗的古朴淳厚，可以远追原始氏族社会某些图腾崇拜和泛神思维，如对自然物象和鬼神的虔诚崇拜，固然有佛道等宗教的影响，但湖地不少观念神远在纪元前就存在了（佛教史学家一般均认为公元67年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思想的上承古朴，就带来民风的淳厚和对礼仪的崇尚。例如对祭祀的重视，祭田公地母，山公山母，祭井泉童子，乃至祭蚕花五圣，棚头五圣，就是《礼记》中记述的古代最隆重的腊祭的遗风（腊祭主要祭庄稼神和收获神）。礼的本意是敬神，引申为表示敬意的通称，仪可以理解为礼节、仪式、礼物、法度与准则。湖地礼仪丰富多姿，既有宏观上的一致性，也有微观上的差异性、变异性。如婚礼之“订亲”一项，同